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八編 第十一冊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下)

郭萬青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1 冊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下)

郭萬青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下)／郭萬青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0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第 11 冊)

ISBN：978-986-322-619-2 (精裝)

1. 國語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01307

ISBN-978-986-322-619-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322-619-2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下)

作 者 郭萬青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十八編 22 冊(精裝) 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下）

郭萬青 著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引 言 1

壹、《原本玉篇殘卷》引《國語》斟證 19

貳、《切韻》、《唐韻》殘卷引《國語》斟證 81

參、《一切經音義》三種引《國語》斟證 85

肆、《說文解字繫傳》引《國語》斟證 145

下 冊

伍、《廣韻》引《國語》斟證 215

陸、《宋本玉篇》引《國語》斟證 239

柒、《類篇》引《國語》斟證 257

捌、《集韻》引《國語》斟證 273

玖、《韻補》引《國語》斟證 281

拾、《六書故》引《國語》斟證 289

拾壹、《古今韻會舉要》引《國語》斟證 323

結 語 349

附錄 甘肅藏敦煌寫本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 359

主要參考文獻 401

伍、《廣韻》引《國語》斟證

《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是北宋陳彭年等人在《切韻》、《唐韻》的基礎上進行擴充編撰而成。坊間習見版本爲中國書店影印張士俊澤存堂刊本《宋本廣韻》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乾道五年（1169）閩中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刊《鉅宋廣韻》，此外尚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原本廣韻》與《廣韻》二種，亦比較易見。李俊傑〈廣韻版本系統簡述〉〔註1〕對《廣韻》版本系統沿革有比較清晰的梳理，另臺北學海出版社出版有朴貞玉、朴現圭著之《廣韻版本考》〔註2〕，於《廣韻》各版本考辨甚詳，亦可參看，此外，紀國泰《〈鉅宋廣韻〉版本及價值考論》〔註3〕亦頗多中肯之論。對於《廣韻》進行勘校研究的有周祖謨《廣韻校本》、余廼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蔡夢麟《廣韻校釋》等，前二著主要關注意音韻本身，對於引例則較少涉及，蔡著雖及勘校，但仍有未及之處。本文參照周、余等人的相關研究成果，以澤存堂本《廣韻》爲主，參照《鉅宋廣韻》進行《國語》文句的辨正，並覈對了涵芬樓覆印宋刊巾箱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本廣韻》、東京大學圖書館藏錢恂（1853～1927）舊藏清康熙符山堂重刊宋本和《重修廣韻》等常見的傳世《廣韻》版本以及瀚堂典藏所收集的黑水城殘卷本〔註4〕、覆元泰定本、《古逸叢書》覆宋重修本等。

〔註1〕 李文見刊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6期，第63、64頁。

〔註2〕 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版。

〔註3〕 紀國泰：《〈鉅宋廣韻〉版本及價值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註4〕 黑水城殘卷本亦見收於聶鴻音、孫伯君著之《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第98頁。

筆者個人在進行〈《宋本廣韻》引《國語》例辨正〉撰寫的時候通過翻檢僅得 19 處 18 例，而熊桂芬根據其本人所做的《廣韻》電子版統計得出，《廣韻》引《國語》共 24 處。在做修訂時又重新對澤存堂本《宋本廣韻》、《鉅宋廣韻》以及他本進行翻檢，得《廣韻》引《國語》（即明標為《國語》或《春秋國語》者）用例共計 23 處 22 例〔註 5〕，發表在《東亞文獻研究》第四輯上的〈《廣韻》引《國語》例辨正〉即以 23 處《國語》引例為考察對象。2008 年 8 月 18 日～8 月 20 日，第二屆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龍泉賓館召開，會間欣逢瀚堂典藏王宏源、王心怡賢伉儷，承蒙允准試用瀚堂典藏古籍數據庫，復檢得 3 處，比熊文統計尚多 2 處。今依照在澤存堂本《廣韻》中的先後出現順序進行分析，每例後均標注各例在澤存堂本《廣韻》中的卷次頁碼。

1·東韻——憊，慙也。《國語》云：君使臣憊。（上平聲卷一，第 6 頁）

【按】《鉅宋廣韻》、《五音集韻》、《禮部韻略》、《古今韻會舉要》、《字彙》、文淵閣四庫本《重修廣韻》、《洪武正韻》、《音韻述微》等引同，文淵閣四庫本《原本廣韻》「慙」作「慙」，「心」、「忄」實同，二字異體字。本條不見今傳《國語》各本，今傳《國語·晉語三》有「臣得其志，而使君瞽」句，無「君使臣憊」語。《廣韻校釋》亦云：「《國語》無『憊』字句。」〔註 6〕《國語》各本亦不見有「憊」字。「憊」字祇見於《說文》、《玉篇》、《經典釋文》等三部東漢及其以後的訓詁專著，先秦文獻中未見用例。《說文解字義證》、《中華大字典》、《大漢和辭典》（修訂版）、《中文大辭典》、《實用大字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王力古漢語字典》和《故訓匯纂》所引最古例證均為漢賈誼《新書·道術》「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憊」一句，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盧文弨（1717～1796）《抱經堂叢書》本《新書·道術篇》「憊」字下有校勘記云：「與『憊』同，建、譚本作『憊』，訛。」于智榮《賈誼新書譯注》寫作「憊」，謂「昏昧無知，亦作『憊』」。夏漢寧亦釋作「無知貌」，關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引《說文》「憊，不明也」朱駿聲云「心不明也」並加案云：「心不明則行不宜，故反義為憊。」王洲明、徐

〔註 5〕 熊桂芬：〈廣韻引書新考〉，《語言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49～51 頁。熊桂芬：〈從引書看廣韻的文獻學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 年第 5 期，第 35～40 頁。

〔註 6〕 蔡夢麟：《廣韻校釋》，長沙：嶽麓書社 2007 年版，第 8 頁。

超《賈誼集校注》云：「『憊』通『懵』，昏昧無知。」李爾鋼則注為「昏憤無知」。^{〔註7〕}幾種校注本都把「憊」釋為「不明」絕非偶然。這個最古的例句被歷代的小學書輾轉引用。如果先秦傳世文獻中有「憊」字的話，估計這麼多小學書不會祇抓住賈誼這一條例句不放的。

《說文·心部》：「憊，不明也。」《詩·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孔疏引《爾雅·釋訓》云：「夢夢，亂也。」《詩·大雅·抑》「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孔疏引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馬瑞辰《傳箋通釋》亦云：「夢夢，宜從《爾雅》訓『昏』。」《周禮·地官·遂人》「致厖以田里」鄭玄注：「厖猶懵懵，無知貌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懵，本或作『憊』。」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〇云：「本書『瞢，目不明也』、『夢，不明也』，此亦訓不明，蓋語原然也。」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校勘記》云：「『夢夢』即《說文》之『憊憊』，亦即『瞢瞢』若『懵懵』。」《廣雅·釋言》「懵，闇也」王念孫疏證云：「懵、夢、憊、憊、並字異而義同。」^{〔註8〕}則「夢夢」、「懵懵」、「憊憊」都是表心理狀態的重言詞，本無

〔註7〕〔漢〕賈誼：《新書》，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叢書集成新編》第18冊，第526頁上。于智榮：《賈誼新書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38頁。夏漢寧：《賈誼文賦全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頁。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頁。李爾鋼：《新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頁、第358頁。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11頁。本師方向東先生則引孫詒讓《札迺》為說云：「按《說文·心部》云：『憊，不明也。』與『反義』之義不協。宋本作『憤』，亦字書所無。『憤』疑當為『費』，古與『悖』通：《禮記·緇衣》『口費而煩』鄭注云：『費或為悖。』又與『拂』通，《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費猶倓也。』《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墨子·兼愛下篇》云：『即此行言費也。』彼下文『費』又作『拂』，蓋『反義』則言行拂悖，故謂之費。」（本師方向東先生《賈誼〈新書〉集解》，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是以「憊」非本字，故與上引各說又不同。

〔註8〕分別見〔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陳昌治覆刻本，第221頁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42頁下、第556頁下、第740頁下。〔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59頁。〔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影通志堂經解本，第117頁上左。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〇，上海書店1985年版，本卷頁99。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增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頁。〔清〕王念孫撰、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6頁上。

定字，以音記之，而《說文》固於以形表義的原則別造「憊」字。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二〇「憊」字下云：「夢又從瞢省聲，瞢者目不明也，字形輾轉相生，語原終歸一柢。心不明謂之憊，猶目不明謂之瞢耳。」〔註9〕與馬說皆得其真髓。

存世完整的語言文字學專書中，直到《宋本玉篇》和《廣韻》才有「憊，慙也」語釋〔註10〕，《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於「慙愧」義項下均舉陸機〈贈弟士龍詩十首〉之四：「俯慙堂構，仰憊先靈。」《陸機文集》「憊」作「慙」。〔註11〕則是先秦本無義為「慙愧」之「憊」。《國語·晉語三》「臣得其志，而使君瞢」韋昭注云：「瞢，慙也。」《一切經音義》卷三二引賈注《國語》云：「慙，慙也。」〔註12〕《小爾雅·廣言》、《廣雅·釋詁》、《文選·左思·魏都賦》注並作「慙」解。「憊」有「慙愧」義當是與「瞢」通假混用所致，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苜部》云：「瞢，又為憊。」〔註13〕後世所有「憊」、「瞢」訓「慙」之釋皆本自《國語》賈逵、韋昭之注，而賈逵、韋昭之注則本自《國語》「吾君慙焉」之句。李慈銘《讀書簡端記》云：「『慙焉』讀如《左傳》『斬焉在衰絰之中』之『斬』，『斬焉』者，猶子焉也。《儀禮·喪服》疏云：『斬者，取痛甚之意。』」〔註14〕李氏此解正合《國語》「吾君慙焉」之意，賈、韋誤解《國語》而誤為「君使臣憊」之訓，後世沿誤。李元吉《讀書嚙語》卷八云：「瞢，不明也。言已出奔得志而使君失刑，若不明知有罪。然是逆君也。」〔註15〕說亦本《說文》而不從賈韋之注。黃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引《左傳》「不與於會，亦無瞢焉」杜注云：「悶也。」〔註16〕「悶」即「不明」而非「慙」義。楊琳《小爾雅今注》云：「憊之本

〔註9〕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本卷第52頁。

〔註10〕按：《原本玉篇》既成殘卷，有無是說，無法得知。〔宋〕陳彭年等：《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影張氏澤存堂本，第154頁。

〔註11〕〔晉〕陸機撰、金聲濤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5頁。

〔註12〕〔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正續一切經音義》，第1264頁。

〔註13〕〔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影臨嘯閣本，第75頁下。

〔註14〕〔清〕李慈銘撰、王利器輯纂：《越縕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8頁。

〔註15〕〔明〕李元吉：《讀書嚙語》，《續修四庫全書》1143冊影科圖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第509頁上。

〔註16〕黃懷信：《小爾雅彙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頁。

義爲心中迷亂不明，愧心則慌亂，故引申爲慚愧之義。」〔註17〕實亦爲《小爾雅》訓「瞢」爲「慙」找依據。

我們通過「臣得其志，而使君瞢」的具體語境來考察「瞢」字的確實語義。明道本本段文字爲：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

慶鄭「臣得其志」之言是慶鄭埋怨晉惠公不講信義，造成當時晉國的內外局面，以至於在晉惠公向慶鄭呼救時慶鄭予以拒絕。「而使君瞢」是「得其志」的一個結果，是使得晉惠公落入秦國之手，生死未明、吉凶未卜，這應該是慶鄭所述「臣得其志，而使君瞢」的本來意思〔註18〕。

另外，從以下幾個方面也可以證「瞢」字不可訓爲「慙」：

一、先秦傳世典籍中「瞢」字無訓「慙」者；我們以《故訓匯纂》「瞢」字條所收先秦傳世文獻傳注爲例。《故訓匯纂》計收錄《楚辭·天問》、《山海經·中山經》、《周禮·春官》、《左傳》等先秦傳世文獻古注，除《國語》之外，其他文獻「瞢」字注爲「目不明也」、「日月瞢瞢無光也」、「此瞢謂日見而無光」、「目無精光不明也」、「盲也」、「悶也」，〔註19〕這些注文共同義素都是「不明」。

二、根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瞢」上古音在明母蒸部，其同音字

〔註17〕楊琳：《小爾雅今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頁。

〔註18〕本文撰成，曾寄送《臺大中文學報》，承蒙該刊編委會賜示匿評專家意見云：「《國語·晉語三》『臣得其志，而使君瞢』，對照原文前句所言『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使君瞢』殆指前文『喪其君』，意指『使君蒙受死亡之禍』。此處『瞢』當讀作『蒙』，不訓『冒』、『夢』、『蒙』、『瞢』、『冥』之本義『覆蓋』，亦不訓引申義『不明』，而訓『蒙』字借義『蒙受』。」而我個人之所以釋「瞢」爲「不明」是因為「瞢」字強調的是一個狀態而不是一個動作，且既然本義可用，則不必以借義釋之。在《東亞文獻研究》第4輯上發表的文稿中依從了《臺大中文學報》匿名專家的意見，思考再三，感覺仍是不妥，在這裏還是改回我的最初意見。

〔註19〕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562頁。

有「憊」、「夢」、「薨」、「懜」、「鄴」、「瘳」等，又明母東部字有「蒙」、「冢」、「濛」、「朦」、「懜」、「懜」、「蒙」、「瞢」、「幪」、「饒」、「鷄」、「驤」等〔註20〕。「薨」、「憊」、「夢」、「懜」訓已見上文。「濛」、「蒙」、「朦」、「懜」等的共同義素也是「不明」。《漢語方言大詞典》收「薨」、「懜」單字與合成詞〔註21〕，義亦皆以「不明」為核心義素，無訓為慚愧義者。即便是《廣韻》也同時訓「憊」為「不明」之義，如《廣韻·嶝韻》「憊」字訓釋。《集韻》、《韻略》、《五音集韻》、《音韻闡微》等並作「悶闇」、「慚」及「不明」之義，所有辭書訓為慚義的祇有3個例子：（1）江淹（444～505）〈雜體詩三十首〉「淞牒懜浮賤」呂向注：「懜，慚也。」（2）左思（？250～305）〈魏都賦〉「有靦懜容」呂向注：「懜，愧也。」李善注亦云：「薨，愧也。」（3）陸機〈贈弟士龍詩十首〉之四：「俯慚堂構，仰懜先靈。」實際祇有一家說法，即呂向注，然呂向注祇是一說，李善注即引《說文》「懜，不明也」以釋「懜浮賤」之「懜」。左思〈魏都賦〉本句上下文為：「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矚焉相顧，睒焉失所。有靦薨容，神恣形茹。弛氣離坐，鏹墨而謝。」李善注云：「矚，懼也。《左傳》曰：『駟氏矚懼。』毛詩曰：『有靦面目。』薨，愧也。《左傳》曰：『亦無薨焉。』楊雄《方言》曰：『慚也，荊楊之間曰矚。』善曰：張以矚，先壘反。今本並為矚。矚，大視，呼縛反。《說文》曰：『矚，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縈，垂也，謂垂下也。』恣，與縈同，而髓切。《說文》曰：『恣，心疑也。』亦而髓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鏹，敕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註22）「靦」，〈越語下〉「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面目之貌。」「懜容」實際上說的是吳屬二客在聽完魏國先生對魏都的描述之後雖然還有人的面目，但是已經「失色」，借句俗話就是魏國先生把吳、蜀二客給說蒙了。李善注囿於古訓，乃訓為「愧」。實際上二詞不釋作「慚愧」也講得通。胡紹煥即云：「靦，面目貌。《小雅·何人

〔註20〕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第271頁。

〔註21〕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7003頁、第7424～7425頁。

〔註22〕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胡克家本，第109頁下。

斯》傳：『覲，妬也。』李巡、孫炎注《爾雅》並云：『覲，人面妬也。』《說文》：『覲，面見也。《詩》曰：有覲面目，或从祖。』《玉篇》『祖』引《埤倉》『妬也』。《越語》『余雖覲人面哉』韋注：『覲然，面目之貌。』《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莫有覲面目，而放逸其心』義同。瞢容，恂恍之狀。《眾經音義》引《三倉》『瞢，不明』，是也。」〔註23〕可爲佐證。

《小爾雅》、《方言》、《廣雅》都去古未遠，這三種小學書編纂時必定能夠見到先漢訓詁，可是這三部書對「瞢」字的訓釋都和《國語》賈注的這條訓詁相同，賈注之外則未予收錄，可見賈逵應該是比較早地釋「瞢」爲「慙」的。從某種角度或可證東漢後期《小爾雅》、《方言》也還在增益之中〔註24〕，這也可爲向熹「《漢書·藝文志》收《小爾雅》一篇，不著撰人，其時代不應晚於西漢末，不過內容上後代有所增補」〔註25〕的論斷作一佐證。

古人引書往往節取，此或因節引而誤倒「臣使君瞢」爲「君使臣瞢」，而「瞢」、「慙」通用，又以「瞢」爲「慙」，而「瞢」之「不明」義與「慙」之「心慙」義絲毫無涉，是《廣韻》引證失誤。又宋公序校理《國語》時曾參照公私諸本十五六種，公序之後唯公序本與明道本存世。《廣韻》撰修於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本玉篇》撰修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庠出生於咸平元年（998），至1013年也才十幾歲，不可能校理《國語》。是《廣韻》、《玉篇》之重新修撰俱在宋庠校理《國語》之前，其時《國語》各本尙多，或《廣韻》之誤本有所自也。

2·鍾韻——恭，敬也。《說文》本作「恭，肅也」。又姓，晉太子申生號恭君，其後氏焉。出《國語》。（上平聲卷一，第17頁）

【按】《廣韻》各本並《五音集韻》引同。本條出自《國語·晉語二》之「驪姬讒殺太子申生」篇，今傳《國語》各本原文云：「申生……將死，乃使

〔註23〕〔清〕胡紹煥撰、蔣立甫校點：《文選箋證》，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211頁。

〔註24〕蕭旭《國語校補（二）·晉語三》第22條認爲我的「瞢（慙）不可訓慙，失考」，「謂今本《小爾雅》爲東漢後增益，則屬臆測」，我的推斷是根據我認爲「瞢（慙）不可訓慙」而來，如果我的「瞢（慙）不可訓慙」的結論錯了，後面的推斷也沒有任何意義。但是蕭旭的考辨我個人感覺還不能夠完全地令我信從，故在增加材料的基礎上仍然堅持我自己的意思。

〔註25〕向熹：《〈小爾雅今注〉序》，楊琳《小爾雅今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

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爲共君。」是明言「共君」是申生的諡，不是號。古諡、號不同，班固《白虎通德論》云：「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又云：「號者，功之表也。」〔註26〕「共」、「恭」古今字。《宋本玉篇·心部》云：「恭，本作恡。」《集韻·鍾韻》云：「恭，或作恡。」〔註27〕皆本《說文》「从心共聲」爲說也。《洪武正韻·東韻》云：「又姓。」《康熙字典·心部》云：「又姓，晉恭世子之後以諡爲姓。」〔註28〕《中華大字典》、《中文大辭典》、《實用大字典》並從之。《大漢和辭典》（修訂版）、《中文大辭典》、《辭源》（修訂版）並收錄「恭世子」詞條，《漢語大字典》引《廣韻》立義項⑥「姓」〔註29〕，而《漢語大詞典》未出注。

3·佳韻——闔，斜開門。《國語》云：「闔門而與之言。」（上平聲卷一，第72頁）

4·紙韻——闔，闔也。《國語》曰：「闔門與之言。」又姓。（上聲卷三，第223頁）

【按】此兩條出自《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別於男女之禮」章。《鉅宋廣韻》、四庫本《廣韻》、符山堂本同，《禮部韻略·紙韻》、王文鬱《新刊韻略·紙韻》引《國語》、《正字通·門部》與《廣韻·紙韻》同。《正字通》云：「闔，門半開也。《類篇》：『門不正開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註：『男在限外，女在限內。』」〔註30〕《儀禮經傳集解》卷三、《禮書綱目》卷七七、《俗書刊誤》卷五、《古

〔註26〕〔漢〕班固：《白虎通德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元刊本，第13頁上、第10頁上。

〔註27〕〔宋〕陳彭年等：《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影張氏澤存堂本，第151頁。〔宋〕丁度等：《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述古堂本，第20頁。

〔註28〕〔明〕宋濂撰、楊時偉補賸：《洪武正韻》，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輯印《四庫存目叢書》第207冊影崇禎四年刻本，第31頁上。〔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影同文書局本，第385頁。

〔註29〕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成都：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962頁。

〔註30〕〔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列女傳》卷一、卷二、《六藝之一錄》卷二六〇、《通雅》卷一、《始豐稿·鄒母傳》引與《廣韻·佳部》同。《孔子家語》作「側門而與之言」，《毛詩李黃集解》卷八、《五禮通考》卷一〇三引《家語》，《四庫全書考證》卷六以《毛詩李黃集解》「刊本『闔』譌『側』」，其實《毛詩李黃集解》本自《家語》，《集解》不誤，《廣韻·佳韻》亦或因《家語》而誤增「而」字。《內則衍義》卷六作「闔門而與之言」，「闔」字見《類篇》條目。今傳《國語》各本原文作：「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闔。」《說文·門部》引《國語》有「而」字，是《廣韻·佳韻》引從《說文》而《廣韻·紙韻》引從今傳《國語》也，段注復引今傳《國語》明之，《說文詁林》引鈕樹玉《校錄》云：「《廣韻》、《韻會》引無『而』字，與今《魯語》合。」〔註31〕《儀禮集編》卷二五、《儀禮經傳通解》、卷二七《六書故》卷二五、《釋史》卷九一、《尚史》卷三四、《格物通》卷三八、《經濟類編》卷八二、《堯峰文鈔》卷六引與今傳《國語》各本同。韋注云：「闔，關也。」

《說文》云：「闔，關門也。」《一切經音義》「開闔」條引《三蒼》曰：「闔，小開門也。」〔註32〕今《辭源》（修訂版）、《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均釋為：①開，關；②斜開門。從動詞類別上說，釋義為「關」的「闔」是動作動詞，釋義為「斜開門」的「闔」是狀態動詞，二者用法不同。動作動詞「闔」有施事主體，是主語施加給賓語的一種動作，主賓之間構成施受關係，並且施事主體的這一動作本身存在著主觀意圖，如引《國語》這一例說明公父文伯之母別於男女之禮，唐張說（667～730）〈祭和靜縣主文〉：「（縣主）舉按如賓，闔門誠友。」〔註33〕則說明施事主體的誠懇好客。而狀態動詞的「闔」則是一種客觀狀態，沒有施事主體，該動詞祇是對主語的一種描寫。如宋司馬光（1019～1086）〈九月十一日夜雨宿南園韓秉國寄酒兼見招以詩謝之〉：「體羸畏風冷，室處門常闔。」清李調元（1734～1803）〈長至齋宿用齋字韻〉之二：「最是玉堂人未寐，署門竟夕自常闔。」《廣韻》把同一

《續修四庫全書》第235冊，第660頁下。

〔註31〕見載於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612頁上。

〔註32〕〔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陳昌治覆刻平津館本，第248頁下。〔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正續一切經音義》，第735頁。

〔註33〕見《辭源》（修訂版）第3256頁b欄，本條所引司馬光、李調元例並轉引自《辭源》（修訂版）。

個字分在不同的韻中，說明已經注意到了漢語字「以音別義」、「以音別用」的功能，並且試圖在條目和釋義上體現出來。但是貫徹不徹底，兩個條目同用一條書證，有違於「闔」字釋義的明確性。

5·真韻——新，新故也。亦姓，《國語》新穆子。（上平聲卷一，第82頁）

【按】《廣韻》各本引並同。《國語》有「新穉穆子」，無「新穆子」，《廣韻校釋》云：「新穆子當作『新穉穆子』。《國語·晉語九》：『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吳韋昭注：『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元和姓纂》：『新，出自荀氏，新穉穆子之後別爲新氏。』（註34）言是。又何光嶽引《姓觚·平聲·十一真》云：「新穉氏，《國語》晉有新穉穆子狗。」又引《姓氏尋源》「新穉氏」云：「《氏族略》引《國語》。《廣韻》作單姓，無『穉』字。」（註35）本有「新」字單姓，然以《國語》「新穆子」爲例則是改書證，當補一新字單姓之書證。

6·真韻——人，……《國語》吳有行人儀。（上平聲卷一，第82頁）

【按】文淵閣四庫本《原本廣韻》祇作「天地人爲三才，亦漢複姓」，無《宋本廣韻》引《國語》文字。文淵閣四庫本《重修廣韻》、《鉅宋廣韻》等《廣韻》各本則與《宋本廣韻》同。今傳《國語》各本《吳語》有行人奚斯，原文作：「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資治通鑑·外紀》卷九、《釋史》卷九六下、《左傳紀事本末》卷五一、《尚史》卷一七、《經濟類編》卷六五、《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九四並同。韋注云：「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注爲「魯宗室」（註36）。《左傳》有「儀父」（邾國國君）、「儀行父」（陳國大夫）、「儀」（衛國臣子）。《國》、《左》俱無行人儀之名，先秦其他傳世文獻亦無，唯《禮記·檀弓下》云：「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藝文類聚·人部八》亦引《禮記》所云之「行人儀」，《漢書·古今人表》則因《禮記》而錄「吳行人儀」，鄭注、孔

〔註34〕蔡夢麟：《廣韻校釋》，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版，第193頁。

〔註35〕何光嶽：《周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註36〕楊伯峻、徐提，參《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19頁。

疏、顏注俱無說，《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亦未見收。汪遠孫《國語發正》引錢大昕云：「即行人奚斯也。『奚斯』是疊韻，并言之則成『儀』字。」〔註37〕徐元誥即用汪遠孫說而未出注〔註38〕。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卷七「檀弓誤字」條則謂「儀乃陳臣」，《禮記纂言》、《禮記訓義擇言》、《元和姓纂》並從之。根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儀」上古音在疑母歌部，「奚」在匣母支部，「斯」在心母支部，至《廣韻》則「儀」在疑母支韻，「奚」在匣母齊韻。或古人語急而有「奚斯」與「儀」之別，後人以《禮記》、《漢書》所載為準而改《國語》。清人朱亦棟云：「〈吳語〉『行人奚斯』即《檀弓》『行人儀』，『奚斯』蓋切音也。」〔註39〕《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〇「《重修廣韻》」條云：「人字注『吳有行人儀』，案行人儀見于《禮記》，若《國語》有『行人奚斯』，無『行人儀』。」〔註40〕明言《廣韻》之誤，《校釋》未出校。

7· 魂韻——孫，……《國語》晉公子利孫夫之後以利孫為氏。（上平聲卷一，第98頁）

【按】四庫本《原本廣韻》祇作「思渾切，子之子為孫，又姓六」，《重修廣韻》與宋本同，唯「後」字作「孫」，《鉅宋廣韻》並同。《重修廣韻》「孫」字當是「後」字之誤。本條不見今傳各本《國語》，今傳《國語》無「利孫」結構。各史書亦無「利孫夫」之名，《二十四史人名索引》、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等俱未見收。《故訓匯纂》亦未見引。未知《廣韻》何自。四庫本《通志》卷二五「以字為氏」部分收錄「利孫」，卷二七「晉人字」部分「利孫氏」條云：「晉大夫公子利孫，其後氏焉。漢東萊太守任秉娶利孫氏。」〔註41〕張弦濟南因《通志》此條加案云：「『夫』前恐脫『大』字，……看來這個公子做過『大夫』，《廣韻》脫『大』字甚明。」〔註42〕亦可為一

〔註37〕〔清〕汪遠孫：《國語發正》卷一九，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振綺堂本，本卷第16頁。

〔註38〕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註39〕〔清〕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輯印《續修四庫全書》第1155冊，第16頁。

〔註40〕〔清〕王太嶽：《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776頁。

〔註41〕〔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3冊，第263頁下、第307頁上。

〔註42〕案：此條為網友張弦濟南在拙稿《〈宋本廣韻〉引〈國語〉例辨正》後的跟帖，

說。四庫本《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九云：「利孫，晉大夫公孫食邑於利，因爲利孫氏，漢東萊太守任康娶利孫氏女。」〔註43〕「利孫」後無「夫」字，則《廣韻》「夫」字或衍。四庫本《萬姓總譜》卷一三五與《通志》同。而武樂泉譯云：「《姓考》說：是《國語》中記載的晉公子利孫夫的后代。《路史》說：是楚國國君同宗的后代。」《中國姓氏彙編》亦收錄「利孫」，《中華萬姓溯源》云：「利孫，或爲利氏之分支，以祖姓加孫爲氏。」〔註44〕何光嶽《周源流史》引《姓氏尋源》云：「拓跋猗廬遣其子六修將兵助劉琨。《晉春秋》作利孫，是利孫即六修，胡語譌轉利孫，或因此爲姓。」〔註45〕按《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列傳〉云：「晉永嘉六年，並州刺史劉琨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廬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廬入居代郡，亦謂鮮卑。」此事並見載於《晉書》卷五、卷一〇一。《廣韻》或因之而誤爲《國語》。

8·仙韻——捲，《說文》云：「氣勢也。」《國語》曰：「予有捲勇。」
（下平聲卷二，第123頁）

【按】本條出〈齊語〉，黑水城殘卷本、《四部叢刊》巾箱本、《古逸叢書》覆宋本重修與宋本《廣韻》同，《鉅宋廣韻》「气」作「氣」。「气」字本見《說文·气部》，云：「雲气也。」〔註46〕段注云：「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爲雲气字，乃又作籛爲廩氣字矣。气本雲气，引伸爲凡气之偁。」〔註47〕是《鉅宋廣韻》用後起通行字。辨詳見〈《玄應音義》引《國語》斟證〉第41條、〈《說文解字繫傳》引《國語》斟證〉第53條。

見國學數典論壇之「經學諸子研究」，路徑爲：<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82723&pid=1474411&page=1&extra=>。後知爲滁州學院張鉉兄，謹致謝忱！

〔註43〕〔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2冊，第288頁下。

〔註44〕〔明〕陳士元著、武樂泉今譯：《萬姓總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頁。嚴福卿：《中國姓氏彙編》，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頁。杜建春：《中華萬姓溯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頁。

〔註45〕何光嶽：《周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頁。

〔註46〕〔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陳昌治覆刻平津館本，第14頁下。

〔註47〕〔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影經韻樓本，第20頁上。